

曾國藩詩文集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出版

洋裝二冊定價大洋一元

新式標點
曾國藩詩文集

標點者 薛 恨 生

校正者 何 銘

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

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

曾國藩詩文集

文

順性卻之理論

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。是故皇降之衷，有物斯以有則；聖賢之學，惟危惕以惟微。蓋自乾坤奠定以來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靜專動直之妙，皆性命所彌綸；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靜翕動闢之機，悉性命所默運。是故其在人也，綱緼化醇，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，真與精相凝，而性卽寓於肢體之中；含生負氣，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，理與氣相麗，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。以身之所具言，則有視聽言動，卽有肅又哲謀。其必以肅又哲謀爲範者，性也；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，命也。以身之所接言，則有君臣父子，卽有仁敬孝慈。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，性也；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，命也。此其中有理焉，亦期於順焉而已矣。請申論之。性渾淪而難名，按之曰理，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，已有條不紊也。命於穆而不已，求之於理，則元亨利貞

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，且時出不窮也。有條不紊，則踐形無虧，可以盡己性，即可以盡人物之性。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。時出不窮，則泛應曲當，有以立吾命，即有以立萬物之命。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。彼夫持矯揉之說者，譬杞柳以爲桮棬，不知性命必致戕賊，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。高虛無之見者，若浮萍遇於江湖，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，是理以恣恍而不順矣。惟察之以精，私意不自蔽，私欲不自撓，惺惺常存，斯隨時見其順焉。守之以一，以不貳自惕，以不已自循，懷慄惟懼，斯終身無不順焉。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，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。

君子慎獨論

嘗謂獨也者，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。小人以其爲獨，而生一念之妄，積妄生肆，而欺人之事成。君子懷其爲獨，而生一念之誠，積誠爲慎，而自慊之功密。其閒離合幾微之端，可得而論矣。蓋大學自格致以後，前言往行，既資其擴充，日用細故，亦深其閱歷。心之際乎事者，已能剖晰乎公私；心之麗於理者，又足精研其得失。則夫善之當爲，不善之宜去，早盡然其灼見矣。而彼小人者，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，於是一善當前，幸人之莫我察也，則趨焉而不決；一不善當前，幸人之莫或伺

也，則去之而不力。幽獨之中，情僞斯出，所謂欺也。惟夫君子者，懼一善之不力，則冥冥者有墮行；一不善之不去，則涓涓者無已時。屋漏而懷如帝天，方寸而堅如金石。獨知之地，慎之又慎。此聖經之要領，而後賢所切究者也。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，而專力於知善知惡，則慎獨之旨晦。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，而反昧乎卽事卽理，則慎獨之旨愈晦。要之明宜先乎誠，非格致則慎亦失常；心必麗於實，非事物則獨將失守。此入德之方，不可不辨者也。

烹阿封卽墨論

夫人君者，不能徧知天下事，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。大夫之賢否，又不能徧知，則不能不信諸左右。然而左右之所譽，或未必遂爲善臣；左右之所毀，或未必遂非良吏。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，予奪尤須操於上也。昔者齊威王因嘗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，封卽墨大夫矣，其事可略而論也。自古庸臣在位，其才蒞事則不足，固寵則有餘。易譏曰：「小人先施，小人先施。」詩曰：「鵲巢梁，言不稱也。」彼既自慙素餐，而又重以貪鄙，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。左右亦樂其附己也，而從而譽之。譽之日久，君心亦移，而位日固，而政日非。己則自矜，人必效尤。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。若夫賢臣在職，往往有介介之節，無赫赫

之名不立異以徇物，不違意以干時，損之而不來，廢之而不去，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。其或不合，則不免毀之。毀之而聽，甚者削黜，輕者督責，於賢臣無損也。其不聽，君之明也。社稷之福也，於賢臣無益也。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，常也。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，又常也。此則墨大夫之所爲可封者也。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，刑一人而天下懲，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，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。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，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。

原才

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。民之生，庸弱者戢戢皆是也。有一二賢且智者，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。尤智者所君尤衆焉。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，則衆人與之赴義；一二人者之心向利，則衆人與之赴利。衆人所趨，勢之所歸，雖有大力莫之敢逆。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。風俗之於人之心，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。先王之治天下，使賢者皆當路在勢，其風民也皆以義。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，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。彼其心之所嚮，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，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俗。於是乎徒黨蔚起，而一時之人才出焉。有以仁義倡者，

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，有以功利倡者，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。水流湑，火就燥，無感不懼，所從來久矣。今之君子之在勢者，輒曰「天下無才」。彼自尸於高明之地，不克以己之所嚮，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，而翻謝曰「無才」。謂之不謬，可乎否也？十室之邑，有好義之士，其智足以移十人者，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；其智足以移百人者，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，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。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。有國家者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愼擇與共天位之人；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愼愼乎謹其心之所嚮，恐一不當，而壞風俗，而賊人才。循是爲之，數十年之後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？非所逆睹已！

召誨

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？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。日月有食，星有離次，其在於人言有尤，行有愾，雖聖者不免。改過什於人者，賢亦什於人；改過伯於人者，賢亦伯於人。尤賢者，尤光明焉；尤不肖者，怙終焉而已。人之生，氣質不甚相遠也，習而之善，既君子矣；其有過，則其友直諫以匡之，又有友焉，巽言以挽之，退有撻，進有旌，其相率而上達也，奚禦焉？習而之不善，既小人矣；其有過，則

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，感之則假阿苟同，憚於以正傷恩。其相率而下達也奚觀焉？茲賢者所以愈賢，而不肖者愈不肖也。吾之友有某君者，愆余曰：『子與某相好不終，是子之失德。子盍慎諸？』又有某君愆余曰：聞子之試於有司，則嘗以私干人，是大不可。』二子者之言，卒聞之，若不遜於吾志，徐而繹之，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，誠敬我也。既又自省吾之過，其大者視此或倍蓰，而其多或不可枚數。二子者蓋舉一隅也，人苦不自知耳。先王之道不明，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，往往陷於大戾，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礪者。而其人自視恬然，可幸無過，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，而今曰無過，欺人乎？自欺乎？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，展轉蓋藏，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，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，而隱忍和同，長人之惡，是又諧臣媚子之亞也。書曰：『有言逆於汝心，必求諸道；有言遜於汝志，必求諸非道。』余故筆之於冊，以備觀省，且示吾友能爲逆心之言者。

五箴并序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泊今茲，蓋古人學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尙如斯也，不其戚矣！繼是以往，人事日

紛，德慧日損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。夫疾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。僕以中才而履安順，將欲刻苦而自振拔，諒哉其難之歟！作五箴以自創云：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猶人。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聰明福祿，予我之厚哉！棄天而佚，是及凶災。積悔累千，其終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請從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。一息何存，永矢弗諼。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。鼎焉作配，實曰三才。儼恪齋明，以凝汝命。汝之不莊，伐生戕性。誰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無成，慢人者反爾。縱彼不反，亦長吾驕。人則下汝，天爵昭昭。

主靜箴

齋宿日觀，天雞一鳴；萬籟俱息，但聞鐘聲。後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懼，誰敢予侮？豈伊避人，

日對三軍。我慮則一。彼紛紛。馳騫半生。曾不自主。今其老矣。殆擾擾以終古！

謹言箴

巧語悅人。自擾其身。閑言送日。亦攪汝神。解人不誇。誇者不解。道聽塗說。智笑愚駭。駭者終明。謂汝買歎。笑者鄙汝。雖矢猶疑。尤悔既叢。銘以自攻。銘而復蹈。嗟汝既耄。

有恆箴

自吾識字。百歷及茲。二十有八載。則一無知。曩者所忻。閱時而鄙。故者既拋。新者旋徙。德業之不常。日爲物遷。爾之再食。曾未聞或愆。黍黍之增。久乃盈斗。天君司命。敢告馬走。

紀氏嘉言序

士之修德砥行。求安於心而已。無欲而爲善。無畏而不爲不善者。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。而不惑者也。自中智以下。不自能完其性之分。大抵不勸不趨。不懲不改。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。

如此則吉，不如此則凶咎。使賢者由勉以幾，愚者懼罰而寡罪。故易稱餘慶餘殃，書戒惠逆影響。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。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，踵其後者率小役大，弱飼彊。彊橫之氣充塞，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。或且理不勝氣，善者不必福，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。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輪迴因果之說。其說雖積惡之入，立悔則有莫大之善；其不悛者，雖死而有莫酷之刑。民樂懺悔之易，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，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。今夫水無不下也，而鈞突泉激而上升；火無不然也，而鹽井遇物不焚；燭至則滅，彼其變也。戾氣感而祥降，順氣感而災生，亦其變也。君子之言福善禍淫，猶稱水下火然也，道其常者而已。常者既立，雖有百變，不足以窮吾之說。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，則吾儒之言不敵，而浮屠爲妄；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，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，亦未可厚貶，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。河間紀文達公博覽彊識，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竟其歸。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種，考獻徵文，搜神志怪，衆態畢具。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，崇中國聖人流傳之至論，亦不廢佛氏之說，原愚民易入於委曲，剖斷以登其聽。海以內幾家置一編矣。宛平徐春泉大令好之尤篤，採其精而足以及警世者別錄一帙，名曰紀氏嘉言。其無關於勸懲者，則皆闕而不入。梓人畢役以授國藩，國藩焉世風日漓，無欲而爲善，無畏而不爲不善者，不可得已。苟

有術焉，可以驅民於醇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，豈非主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？今余盜食祿，曾不能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，觀徐君之汲汲於此，其使余增愧也。

武會試錄序

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，武會試外圍既畢事，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。伏念臣楚南下士，至陋極愚，仰荷聖慈逾格，由翰林游陟卿陪，負乘之占，夙夜兢惕，復膺簡命，承乏於茲，益用虞虞，如不克勝。僅偕臣慶雲悉心核閱，取士如額，悲繕試錄，進呈御覽，臣例得颺言簡端。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：『自古守邊選將，未必專以攻戰爲事，要在精神折衝而已。』臣嘗深繹其言。若廉藺在趙，強秦不敢加兵；魏尚守雲中，匈奴不敢南牧；及夫衛霍三明之徒，亦威稜四際，所在立功。彼其名將之精神，足以震懾萬里之外，而人主之求將，亦以精神感而召之。所謂「戰勝廟堂」者也。自唐宋以後，招致將才，不可必得，乃按圖而索驥。於是有武舉之科，有武學之額，有賜及第出身之日。宋慶皇間定武舉，以策爲去留，弓馬爲高下，祿利之途一開，爪牙之士稍稍讓首。元明以來，循是不廢。然上以名求，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。其以弓馬得者，不過挽強引重，

市井之蠹材而以策試中者，亦皆記錄章句，瑣瑣無用之學。故論者謂「人才之興衰由於科目」，理固然也。我朝定鼎以來，威燁無外。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，往往有熊熊不二心之臣，肩比而鱗萃，而各行省山澤猛士，又羅之以科舉，所以儲采干城之選，至周且當。顧循行既久，向之所謂市井挽強，記錄無用者，多亦僥乎其中。而臣之所職，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數行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，與其進退翔舞之節。而欲使韜鈴之材之必入於此，不遺於彼，臣誠不敢以自信。獨念聖天子神武震傑，臣等憑藉寵光，亦足增長剛氣，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，庶幾廉蔣魏尚之輩，或出於此。臨區之忱，不勝至願。傳曰：『同明相照，同氣相求。』雖不能必志之而已！

錢港舫先生制藝序

自吾有知識以來，見鄉之老成夙學，篤於文律者，恆困頓無以自拔，或終身不得當於行省有司之試；而其所教之子若弟，往往分沾餘枝，飛騰速化以去。及吾來京師，究詢四方魁傑特達之士，其先世多亦不遇，始謂不闕不亨，不誦不信，理則然矣。既深求其故，抑匪直爾也。制藝試士既久，陳篇舊句，盜襲相仍。有司者無以發覆而鉤奇，則巧爲命題以困之；乖割乎經文，鉅析乎片語。由是爲

文者有鉤聯之法，有補幹之方，有仰逼俯侵之患。名目既繁，科條日密，雖過百人之智，窮十年之力，猶不能洞悉其竅。及其徹於心而調於手，而齒已日長，少時英光銳氣，稍稍衰滅矣。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，自其未冠已別開簡易，於纖仄曲徑之中，使其才得以自騁。故前者難而因者易，勢固爲之也。予與烏程錢君崙仙同舉進士，同出江陰季公之門，官詞曹也，同居於僧舍，使蜀中也，先後同持文柄。間出其尊甫港舫先生遺稿示予，又知兩家庭訓所歷之艱苦曲折，同者十得八九，而不合者蓋寡焉。予之蒙陋於家大人之學，百不承一。卽崙仙文鳴一時，視先生之孤詣覃思，要亦不無少遜焉。故發先生之文而發其例於此，庶使有衡文之責者，知所措意也夫！

黃仙嶠前輩詩序

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，豈有他哉？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。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，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，器之謂也；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，明足以破一隅之固，識之謂也。器與識及之矣，而施諸事業有不逮；君子不深識焉。器識之不及，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；事業之不及，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，抑又末矣。故語言文字者，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，而不齒諸

有亡者也。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，而勞一世以事詩篇。追章琢句，篤老而不休，何其不自重惜。若此，及觀昌黎韓氏稱之，則曰「流落人間者，太乙一豪芒。」而蘇氏亦曰「此老詩外，大有事在。」吾乃知杜氏之文字，蘊於胸而未發者，殆十倍於世之所傳；而器識之深遠，其可敬慕，又十倍於文字也。今之君子，秋豪之榮華而以為喜，秋豪之摧挫而以為愠；舉一而遺二，見寸而昧尺，器識之不講，事業之不問，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。興且而綴一字，抵莫而不安；毀齒而鉤研聲病，顛童而不息。以啾啾塞淺之語，而視為鐘鼎不朽之盛業，亦見其惑已。松滋黃仙鶴先生，質直而洞豁，泊然聲利之外，觀察於滇南，吏剔其奸，民宣其隱，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，亦既近而有之。間以其餘發為詩章，又能棄故攬新，約言豐義。而先生曾不以自鳴，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。人之度量相越，為閔為隘，為謙為盈，不可一二計也。國藩既受而卒讀，因為擇其尤善者，得若干首，俾錄而存之。世有終其身以治詩，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，觀先生此編，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。

謝子湘文集序

嗚呼！士生今世，欲有所撰述，以庶幾古作者之義，豈不難哉？自束髮受書，則有事舉子帖括之

業有司者，割截聖人之經語，以試其能，偏全虛實，斷續鉤聯之際，銖有律，黍有程，而又雜試以詩賦經義策論。其爲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。而一二才桀之士，既挾羣藝以應有司之求，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，以降其兼勝無已之心。於是乎目欲并視，耳欲四聽，敝精而費日，終不能達於古人之庭者，比比而是也。古之爲文者，其神專有所之，無有俗說庸言，肴其意趣。自有明以來，制義家之治古文，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，繩以舉業之法，爲之點，爲之圓，圍以賞異之；爲之乙，爲之鐵，圍以識別之；爲之評注以顯之。讀者囿於其中，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，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。雖勤劇一世，猶不能以自拔。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，一厄於試藝之繁多，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，此天下之公患也。將不然哉！將不然哉！南豐謝君子湘，與予同歲舉於鄉，又同登於禮部。其羣藝見采於有司者，固已越絕與人人異。自君之生，予嘗見聞而內敬之矣。既歿，而其弟出君所爲古文示予，又知其志之可敬也。蓋以流俗之墮於所謂一再厄者，而以君之所得較之，其爲踰越可勝量哉？於是爲序而歸之，因道其通患以慨夫末世承學之難焉。

朱愼甫遺書序

瀏陽朱君文棟所爲書，曰易圖正旨者一卷，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，曰從學雜記一卷，文集一卷。嘉道之際，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，襲爲一種破碎之學，辨物析名，梳文櫛字，刺經典一二字，解說文或至數千萬言，繁稱雜引，遊衍而不能所歸，張已伐物，直抵古人之隙。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，一切變更故訓，而別創一義。羣流和附，以爲不可易。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，爲世大詬。間有涉於其說者，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，以爲彼博聞之不能，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，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。朱君自弱冠志學，則已棄舉子業，而惟有宋五子之求，斷絕衆源，歸命於一。自六經之與百氏雜家有用之言，無不究索其終，折衷於五子。家貧，負母渡湖，招徒授學，取其入以爲養。養則獨腴，身有饑色。或勸以稍易其途，從事於時世，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，足以傾賊耳目，植朋黨。君笑曰：「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，其又屑累彼邪？」卒以不顧，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，繩過無小，克敬以裕，闔然至死而不悔。嗚呼！君之於學，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！惜其多有放佚，如大易粹言、春秋本義、三傳備說諸篇，今都不可見。其僅存者，又或闕殘，難令完整。其易圖正旨，推闡九圖之義，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，而居僻左，不及盡睹。當世通人成說，小有歧異，未爲類也。予既受讀終節，因頗爲論定，以貽鄉人知觀感焉。